

# 杜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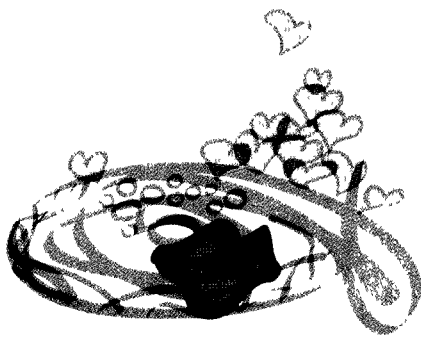
周嘉宁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杜撰记

周嘉宁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周嘉宁 2006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撰记 / 周嘉宁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13-3019-9

I 杜… II. 周…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533 号

## 杜撰记

---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哈密瓜

版式设计 黄克尔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部门 布老虎青春文学

主页 [qingchun.chinachunfeng.net](http://qingchun.chinachunfeng.net)

Email: [qingchun2003@sohu.com](mailto:qingchun2003@sohu.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393

印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107 千字

印张 5.75 插页 10

印数 1—20 000 册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1-84791806

# 目录

- 1 阳春三月
- 17 裸身国王
- 31 小飞人的细软
- 45 红颜白发
- 59 超级玛里奥在哭泣
- 75 一九九三年的火烧云
- 101 小绿之死
- 121 明天大厦在倒塌
- 157 往南方岁月去
- 176 后记：杜撰最美好的时光

# 阳春三月

阳春三月，小碗跌了泥跟头，哭三日。

——《杜撰记》

玛县的特产是阳春面和彩条鱼。

这里的阳春面跟别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那一勺浮在汤面上的猪油，连小碗这样肉丝上的肥肉都不碰的小姑娘也贪恋那一勺猪油，每次都要嘱咐妈妈萱巧放多一点再洒上胡椒粉才好。而玛县上做阳春面做得最好的店家就是萱巧的阳春



店，那里用的都是大口的瓷碗，吃到精光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底下烧上去的字，谁要是吃到“碗”这个字的话，这碗阳春面就算是萱巧请客了。玛县上的人都知道小碗是萱巧的心头肉，疼着呢。

烧着“碗”字的碗阳春店只有一个，盛了面以后表面上并无二致，其实放了双份的猪油，面底下还埋了一块萱巧自己腌制的彩条鱼，只有吃者自己才知道。

玛县的鱼池多，养的全都是彩条鱼。彩条鱼的模样如名字般好看，养在鱼池里面波光粼粼，腌了做成咸鱼，晾在屋檐底下直溜溜的一排。彩条鱼肉质鲜美，非常好销，玛县的青壮劳动力都是靠着彩条鱼过活的，鱼季没日没夜地干活，闲时就在阳春店里吃碗阳春面，喝口酒，生活得很安逸。

小碗从小是在阳春店长大的，见证了阳春店从一开始的几条板桌发展到后来萱巧盘下这个小店面。小碗没有父亲，但是她是在男人的世界里长大的。男人们喝酒吃五花肉，浑身汗臭地讲黄段子，眼睛瞄着萱巧的裙子底下，呼噜呼噜地吃面想碗底有没有那块彩条鱼，有没有那个“碗”字，能不能上萱巧的床，隔三差五地和萱巧在屋子里面关着门打架，弄得整个阳春店在寂静的玛县咯噔直响。小碗对此习以为常，她顶享受的就是中午坐在店门口的太阳底



下用指头撮一撮鱼松放在嘴巴里咂吧着，等着从萱巧房里走出来的男人用强壮的胳膊把她举过头顶，或者是趁萱巧外出买东西的时候从她床底下拎出一双大红颜色的高跟鞋，赤着脚晃荡地踩着它在没有人的店面里踱，鞋子就鱼池上的船一样摇摆。

阳春三月，鱼池的淡季，却是阳春店的旺季。

玛县上的男人们从早到晚地坐在阳春店里面，喝酒划拳打发时间，萱巧就并拢着脚坐在柜台后面边听无线电边切葱末，不时嘱咐小碗给客人添酒添鱼松。萱巧喜欢听唱外文的歌曲，哼呀哼呀地伴着无线电的沙沙声。男人们有时候没钱结酒账，就把从家里老婆的梳妆柜里面拿来的一根银簪子一匹绸子或是几个玛瑙扣子押在萱巧那里，说是萱巧用了也比自家黄脸婆好看。萱巧把这些都摆在手边的盒子里，放着，唯独把一根阿二赊在她那里的破旧朱漆簪子插在头发里面。玛县上的女人们都恨恨的。

小碗在玛县上并无人理睬，每家每户的女人都在心里面诅咒着萱巧，萱巧拿阳春面勾引男人，总不好再让自家孩子跟着小碗这个小狐狸精学坏。小碗的眼珠子圆鼓鼓，不和别的小姑娘一样穿马海毛的毛衣和滚花边的外套，而是终日一件薄削削的碎花对襟小袄，耳朵上戴一对黑色星光



石的小坠子，是萱巧小时戴过的。她不喜说话，沉闷闷。萱巧因她是自己和爱人的孩子，心里爱着，却不知如何去疼。小碗越长越大，眉眼之间和萱巧也是越来越像。碰上醉酒的男人对着小碗说：“长大了做谁的媳妇啊？”萱巧就敲着高跟鞋啐他，那人的阳春面里面也就没了那额外的猪油。

阳春店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其实都是由阿二的那根朱漆簪子而起的。

那簪子破破旧旧的，粗看以为是萱巧的头发里面插着根朱漆筷子，凑近了才知是簪子，戴在别的女人头发上是糟蹋了它，配着萱巧单薄皮肤上的细小皱纹和一抹温婉的黑发却显得尤其好看，那朱漆也红得纯正起来。

阿二还没有娶老婆，他是玛县上最勤快的捕鱼人之一，在鱼季的时候起早贪黑地干活，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来供养姆妈。姆妈脑子有毛病，清醒的时候坐在家门口织毛衣，疯癫起来会把衣服都脱了往外面跑，说是要跟了那死鬼男人去，几个人都拉不住。阿二并没有欠阳春店的酒钱，那簪子是他从姆妈枕头边上的首饰盒里取出来的，放了已经很久不见姆妈用过，一次帮着整理东西的时候他觉得这物件和萱巧很是般配，就偷偷顺在袖子里给萱巧拿去。萱巧见着一愣，先是不肯收，推拉了几次之后就随手插在绾起的头





发里露出一个雪白的脖子问：“好看不好看？”阿二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在众人的起哄声中恨不得把脸埋进阳春面里。那日店里人都打赌说阿二的阳春面底会有个“碗”字，争着去看，却只一勺猪油其他啥都没有。倒是没咋出声的刘大军吃到了“碗”字，睡上了萱巧的床。

自此，阿二恨恨地走，几日不来，说是陪姆妈到城里看病去。

农历二月二的中午，小碗捧着瓷饭碗吃加了双份猪油的阳春面，顶上盖了一只流着黄的荷包蛋，底下还埋了一块腌的彩条鱼和一块五花扣肉。呼噜呼噜地吃到碗底，一个烧上去的“碗”字。这天是小碗的生日，二月二龙抬头哟，照例是要去剪发的。小碗不从，萱巧劝说：“女孩子家等到心里有人了才留长头发，有多久留多长。”

“那我心里有人了。”小碗沉吟了片刻定定地说。

萱巧心里一颤，指甲掐进了小碗的手腕里把她往剃头铺拖，说：“你能有什么人哪，这玛县上都是些臭男人，要有出息就要外头的男人去，我不准你心里有人。”小碗挺着刚刚开始有点隆起的胸脯，鼓着眼睛沉默，直到头发剪成了一个萱巧喜欢的童花头。

阳春三月，玛县的鱼池里正养着彩条鱼的鱼卵，整个



湖面很安静，待到萱巧屋檐底下那排直溜溜的腌鱼吃得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鱼季的到来，现在鱼还是密密麻麻地悬在那里。萱巧中午趁着客人稀少的时候在里屋打盹，从湖面上折射过来的日光明晃晃地照在她的脸上。她做了个梦，梦里面鱼池里的水都干了变作一个个的小泥潭，彩条鱼晒成了手指头般细细的鱼干，小碗的父亲背着包囊从门外进来，她的身体就陷入了潮湿的海洋，她在梦里面很舒服地和小碗的父亲睡觉，男人急着喊：“你快点把腿分开。”萱巧却发现自己的两腿紧紧地并着，上面已经长出了彩色的鱼鳞，怎么也分不开。

她猛地醒来，见小碗正站在一边直愣愣地看着她，手里面拿着一把用来刮鱼鳞的剪刀，那朱漆的簪子落在地上，边上是一绺乌黑的头发。萱巧还未从梦中的恐惧里清醒过来，尖叫着：“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爹爹死了，你心里还有谁？”小碗收起剪刀走到柜台里撮了一撮鱼松坐回自己的小板凳上，空留地上那个朱漆簪子和一绺死掉一样的头发。

次日萱巧把被小碗剪断的头发干脆剪成了齐密密的刘海儿，照旧笃定地在男人堆里面并拢膝盖坐着，切葱花的时候手都不抖一下。有个吃到“碗”字的男人嘴巴里面嚼着一







阳春三月，小碗跌了泥跟头，哭三日。

——《杜撰记》

大块腌鱼醉醺醺地对小碗说：“小碗啊，几时接替你娘啊？”听到萱巧重重地把手里的菜刀斩在砧板上，哐的一下，才慌了神，赶紧说：“这不说笑嘛，等等我加倍补偿给你。”又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塞进萱巧的口袋，萱巧才捂捂口袋对小碗说：“洗澡去，这儿没有你的事儿。”

小碗拿着块檀香肥皂拎着木桶往自己的身上浇水，摸到自己隆起的胸脯胀得像发酵的小馒头，身上面光溜溜的。她蹲下身体在地上撒尿的时候突然看到窟窿里面一只浅色瞳孔的眼睛，她盯着那只眼睛看，那只眼睛也盯着她看，她突然感到抹肥皂抹到撒尿的地方时一种很怅然的感觉，那只眼睛让她怅然若失。她赶紧擦干身体草草穿上衣服，神情恍惚地回到阳春店里，看到萱巧已经切了满满一砧板的葱花，一股清香和酒气混合在一起。

恍恍然好像两个世界。

小碗静悄悄地回到萱巧的房间拿面霜，看到摆在床底的红色高跟鞋只剩下一只了，她把光着的脚踩进去，笃笃地四处寻找了一番，又蹲下身体，把床单撩起来，赫然看到另一只红色高跟鞋，和正捧着高跟鞋，裤裆里支着帐篷的阿二。这幅奇异的情景让小碗呆了片刻以后蹲在地板上笑了起来，咯咯乱笑，而阿二躲在床底下捧着那只红色高跟鞋也跟着傻笑起来。



一会儿小碗感到膝盖跪得酸了，才轻轻地对阿二说：“你几时回来的？”

“这才回来。你姆妈呢？”阿二说到萱巧就又脸红了。

“刚刚你看我洗澡了。”小碗又嬉笑起来。

“啊，无意的，我憋着尿呢。”阿二的耳朵也红了。

小碗沉下了脸，把另一只高跟鞋从阿二的手里面抢过来，踩在自己脚底下，像踩了两只船那样踱了几步，然后又踢到墙角去，半晌才对床底下的阿二说：“她就快回来了，你快点走吧，别让她碰见才好，又不是她一个人，还有其他男人，碰见就不好了。”说完就光着脚抹着面霜悄无声息地走了。

玛县上有阳春店和彩条鱼，阳春店里有“碗”字瓷碗和朱漆萱巧。

那“碗”字瓷碗是有来历的，小碗知道，是她死去的爹爹给烧上去的，爹爹唯一的遗物。爹爹本是玛县上顶顶能干的捕鱼能手，后来在某一个鱼季里跌进了鱼池被渔网纠缠住，没能浮上水面来。当时萱巧正临盆，生完小碗赶到鱼池时已经收了尸。但这事儿萱巧不让小碗说，她说：“被渔网缠死的事情是很晦气的，闭口不言才好。”

那日阿二又来阳春店，萱巧不急不躁地跑上去与他寒

暄，问起他姆妈的精神毛病，阿二说是城里医生开了几帖药，也不管事，还是要时刻锁着。小碗倒是主动帮萱巧下了面条，汤里舀上猪油，晃悠悠地端到阿二的桌上，放下碗赶紧用手指去捏耳垂，边呼：“烫死了。”萱巧一边责怪着小碗的冒失，一边去招待其他客人了。

阿二觉得这天的面条尤其香浓，入口濡香四溢，并紧了筷子往碗底戳竟戳不到底，扒开面条一看底下正埋着手掌大小的一块腌鱼，金黄的。阿二心头紧，吃得快，舌头上被滚烫的面条烫出泡来，眼睛里更是烫得流出了眼泪，呼噜呼噜一阵之后又淅沥地喝尽了汤水，见碗底一个模糊的烧上去的“碗”字正对着阳光熠熠生辉。巨大的幸福感在刹那间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跌跌撞撞地想往萱巧的房间跑，又觉得不妥，赶紧回家洗个澡，又怕萱巧等急了，在门槛上来回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跑回家把身上的脏衣服换了再来。

萱巧收拾饭碗的时候见桌上莫名摆着一只“碗”字底的饭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把正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小碗由脖子拎起来，盖头就是一个耳光，这是这么多年萱巧头一次打小碗，手心发麻，心头发痛。

“谁叫你碰那碗了，你把那碗给他做什么？”

“他想要啊。”小碗瞪着无辜的鼓鼓的眼睛。



“男人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啊？你别跟我一样贱好不好！”萱巧头顶的朱漆簪子颤抖着。

小碗闭口不言了，她紧紧地拽着小袄的边角绞来绞去。

“阿二，他是你哥啊。”萱巧这句话一出口，两人都觉得是五雷轰顶。

萱巧初来玛县的时候是坐着渔船来的，掌舵的就是小碗的爹爹。那男人有个迷人的脊梁，萱巧主动献身于他，把自己娘给自己准备的唯一的嫁妆，一根朱漆的簪子送给他作定情之物。男人已有一妻一儿，儿子当时还小，却很懂事。男人本打算过了鱼季好好地赚一笔钱把妻儿都安顿好了，就带着萱巧离开玛县，去别处过活，却不想那个鱼季竟然葬身渔网，也是上天的造化了。他的妻得到消息来收尸的时候看到丈夫的贴身口袋里竟然放着别的女人的一根朱漆簪子，受不住打击发了疯，留下的儿子叫做阿二。

阿二换好了干净衣服兴冲冲地往阳春店赶，到了时却是店门紧闭，他想定是萱巧嫌他不诚心诚意，只好无助地敲了几声门便坐在门边等。太阳落在玛县鱼池上的样子就好像是一条彩条鱼跃入水中般波光粼粼，不久就完全没入水里了。当他生出倦意的时候，阳春店的门咿呀一声开了，走出来的不是萱巧，却是一个面孔陌生正在系着裤带的男





人，阿二来不及多想就冲进了店里，萱巧的屋里散发着他所熟悉的檀香味道，阵阵阵阵的。萱巧正对着镜子把那朱漆的簪子插进刚刚整理过的头发里，身上还只穿着亵衣，见阿二来了，她又把那朱漆的簪子从头发里拔了出来，摆在手心里掂了掂，对阿二说：“为什么别的男人给我的东西我从来不戴，而只戴这个？”顿了顿继续说，“因为这簪子本就是我的，是我送给你爹爹的定情之物，你明白吗，我是你爹爹的情人，是把你母亲弄疯的凶手。你惦着我做什么？”说完这些话，萱巧又仔细地把头发盘起来，插进簪子，别过头，定定地看着阿二。

阿二转身浑身发抖地冲入厨房里，小碗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板凳上面吃鱼松，把手指放在嘴巴里面使劲地嚼着，发出响亮的声音。阿二已然红了眼打开碗柜把筷子勺子和瓶瓶罐罐都打翻在地上，最后气喘吁吁地蹲在地上。小碗在黑暗里瞪着眼睛看着他说：“你要找的是这个吗？”她从身后拿出一只大口的瓷碗，在模糊的光亮中可以看到底下一个“碗”字。

“你不是已经吃到这个碗了吗，为什么你还不高兴呀？”小碗说完就把碗举过头顶，碗底薄薄地透出了那个烧上去的“碗”字，然后手一松，碗咣当一声落在地上砸了个粉粉碎，碎片落在一堆碎片里面就分不出彼此了。

